睹畫思人:十五至十九世紀朝鮮 燕行使的紀念圖像

衣若芬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

提 要

關於朝鮮燕行使節團促成的繪畫製作,一般集中探討隨行畫員或文人畫家所創製的山水紀行圖,例如姜世晃(1713-1791)的〈槎路三奇帖〉與〈瀛臺奇觀帖〉;或是以燕京為代表的都城風俗圖,例如佚名畫家的〈太平城市圖〉。本文擬探討的是另外較未被廣泛探討的燕行使臣畫像。

朝鮮燕行使的畫像包括朝服衣冠像大影、便裝行樂圖、白描人物小像、文人雅集圖等,繪製者有宮廷畫家、民間職業畫家和素人畫家。本文由朝鮮燕行使畫像的繪製情形和書作內容,考察中韓美術交流的實況。

研究指出:從十五世紀朝鮮初期的使者「功臣圖」,到十八世紀做為友誼紀念的白描人物小像,朝鮮燕行使的肖像畫顯示了由官家到私人的變化軌跡。隨著私人性質的燕行使與中國文人交往逐漸頻繁,促成了十九世紀中韓文人在北京的雅集活動,構織了彼此聯繫的文化與學術網絡。

關鍵詞:朝鮮、燕行使、肖像畫、文化交流、洪大容

前 言

文化交流的過程中,圖像是直觀的記錄,做為觀看和認識「他者」的依憑。中國古代便有「職貢圖」,清代乾隆十六年(1751)開始繪製的〈(皇清)職貢圖〉, 圖寫國內少數民族以及外國人物,其卷一即為朝鮮國。¹

官方的職員圖繪畫重在民族采風,便於觀者分殊個別的區域人物特色。這種「皇家眼光」的視角有其客觀性。延續「職員圖」創製的〈萬國來朝圖〉,則力求呈現帝國的威望與光輝。但假如我們想探究更多具體的細節,則不妨將範圍集中於一國一時期,例如韓國朝鮮時代出使中國的使節團——統稱「燕行使」的相關材料,可以反觀「異方眼光」投射出的中國圖像。

燕行使節團裡配有畫員隨行,透過畫員的筆墨記錄沿途風光,例如傳金弘道(1745-1806?)所繪的〈燕行圖〉(韓國崇實大學基督教博物館藏)。或是使臣本身即擅繪畫,例如一七八四年參與乾隆千叟宴的副使姜世晃(1713-1791),繪有〈槎路三奇帖〉與〈瀛臺奇觀帖〉(韓國中央博物館藏)等。² 再者,則是以燕京為代表的都城風俗圖,例如佚名畫家的〈太平城市圖〉等等。³

中國看外國的「職貢圖」,以及外國看中國的「燕行圖」,呈現「各自表述」的 立場和景象。本文所擬探討的主題,則是第三種情形,即燕行使在中國的人員交流 與繪畫活動,為燕行使製作的圖像。⁴

有關燕行使的研究,材料主要集中於史籍、燕行筆記和筆談記錄;關於圖像的

¹ 清代的「職貢圖」版本眾多,或稱「皇清職貢圖」,可參看莊吉發,《謝遂《職貢圖》滿文圖說校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9)。畏冬的系列論文:〈《皇清職貢圖》創製始末〉、〈乾隆時期《皇清職貢圖》的再次增補〉,《紫禁城》,1992年10月,頁8-12;1992年12月,頁22-24;1993年3月,頁44-46。賴毓芝,〈圖像帝國:乾隆朝《職貢圖》的製作與帝都呈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5期(2012.3),頁1-76。西方的研究則如Laura Hostetler, "Introduction,"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Irina Popova, "Depictions of Tributaries of the August Qing皇清職貢圖 and Hyacinth Bichurin's First Album,"收入東方學研究論集刊行會編,《高田時雄教授退職記念:東方學研究論集(East Asian Studies: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the Retirement of Professor TakataTokio)》(京都:臨川書店,2014),頁401-415。

² 筆者另有專文探討。衣若芬,〈乾隆千叟宴朝鮮使節團活動及其歷史意義〉(北京:故宮博物院成立九十周年暨普天同慶——清代萬壽盛典展學術研討會,2015年10月10-11日)。

^{3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編,《중국 사행을 다녀온 화가들 (中國使行歸來的畫家們)》(首爾:國立中央博物館,2011)。

⁴ 相關研究可參看정은주(鄭恩主),〈赴京使行에서 제작된 朝鮮使臣의 肖像(在赴京使行時製作的朝鮮使臣的肖像)〉,《명청사연구(明清史研究)》,33 輯(2010.4),頁1-40。

部分,傳世的作品較文字資料少。過去研究燕行使與繪畫的關係,學者曾經指出朝鮮燕行使者以北京為繪畫生產和物品流通的場域,⁵ 從本國帶來朝鮮畫家的作品、在北京天主堂學習西洋繪畫技法、⁶ 將揚州畫派的風格引進朝鮮,⁷ 將燕行視為中韓兩國藝術發展的契機。⁸

總體而言,不像日韓和歐美學者掌握了朝鮮通信使的文獻和圖像,在日韓美術的相互交流與影響方面取得一定的學術成果,⁹ 研究朝鮮燕行使的論著多由韓國學者書寫,雖然也頗具學術價值,稍嫌傳播不廣。筆者研究中韓古代文化互動多年,深感在歷史和文學之外,還有必要加強中文學界對於中韓藝術溝通的認識,故而盡力蒐集研讀相關資料,撰寫本文,以期拋磚引玉。

本文著眼於十五世紀到十九世紀朝鮮燕行使畫像的個案,這些個案的選取,依時代次序舉例,為提綱挈領,著重在其特殊性與變化發展的代表性,自然不能含括朝鮮時代的美術全貌,個案之間也未必有傳承關係。因此,有別於分辨筆墨風格、解析藝術技法的美術史研究方式,本文的立論基礎是將繪畫做為一種物件,觀察此物件的製作背景和過程、流傳情形,置於文化交流的歷史軌跡中探討。也就是說,本文呈現的朝鮮燕行使圖像,與其視之為藝術品,不如說更具有紀念品的性質,是一種透過表述記錄歷史的視覺文化產品。

⁵ 尤其是集中於北京琉璃廠,不乏學者研究,例如朴現圭,〈朝鮮使臣與北京琉璃廠〉,《文獻》, 1期(2003.1),頁269-285。黃美子、禹尚烈,〈朝鮮燕行使與中國琉璃廠〉,《東疆學刊》,21 卷2期(2004.4),頁10-13。

⁶ 신익철,《연행사와 북경천주당 (燕行使與北京天主堂)》(首爾:보고사,2013)。

⁷ 文鳳盲,〈揚州八怪書風對朝鮮末期書壇的影響〉,《美術與設計》,2003年3期,頁10-16。

⁸ 胡光華、李書琴、〈清代中國與朝鮮繪畫交流蠢論〉、《美術觀察》、2005年1期,頁 86-88。韓國美術史學會編,《圣선 卒반기 미술의 대외교섭 (朝鮮後半期美術與對外交涉)》(首爾:예경,2007)。關於《燕行錄》與中韓文化交流的論著眾多,與本文較為相關者例如:廉松心,〈十八世紀中朝文化交流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博士論文,2004)。林基中、《燕行錄研究》(首爾:일지사,2006)。徐東日、《朝鮮朝使臣眼中的中國形象:以《燕行錄》、《朝天錄》為中心》(北京:中華書局,2010)。楊雨蕾、《燕行與中朝文化關係》(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실학박물관(實學博物館)編,《燕行의 문화사 (燕行的文化史)》(首爾:景仁文化社,2012)。

⁹ 例如吉田宏志、〈朝鮮通信使の繪畫〉、收入映像文化協會編、《江戶時代の朝鮮通信使》(東京:毎日新聞社,1979)。李元植、《朝鮮通信使の研究》(京都:思文閣,1997)。홍선亞(洪善杓)、〈朝鮮後期 通信使 隨行畫員의 繪畵活動〉、《美術史論壇》、6號(1998.3)、頁187-204。大阪歷史博物館編、《朝鮮通信使と民畫屛風:辛基秀コレクションの世界》(大阪:大阪歷史博物館,2001)。松尾尊兑、〈池大雅と朝鮮通信使〉、《美學》、59期(2008.6)、頁57-70。洪善杓等編、《朝鮮王朝の繪畫と日本:宗達、大雅、若冲も學んだ隣國の美》(大阪:読売新聞大阪本社,2008)。BurglindJungmann, Painters as Envoys: Korean Inspira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Japanese Nang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

一、功臣圖與行樂圖

為燕行使製作肖像畫的背景有兩種,一是官方性質,即中國朝廷主動為朝鮮使臣畫像;另一是私人性質,中國職業或素人畫家畫朝鮮使臣肖像。¹⁰

一四一三年出使明朝賀正的使臣崔龍蘇(?-1422), ¹¹ 承永樂皇帝之命監董使臣居住的「玉河館」,期間還曾為鐵釘所傷。崔龍蘇去世後,永樂皇帝感慨再不見著這位被他比喻如東漢楊震的「關西夫子」,命畫工圖繪崔龍蘇畫像兩幀,一幅懸掛便殿,一幅命使臣帶回朝鮮,御題〈齊貞公崔龍蘇像〉,供奉於其家廟,今仍藏韓國世宗市鳥致院鳳山影堂(圖1)。¹²

朝廷畫工為朝鮮使臣畫像,沿襲「功臣圖」的傳統,以昭顯其德業及貢獻。此外,使臣也會請中國民間畫家為其畫肖像。前此,高麗文臣李齊賢(1287-1367)請杭州畫家陳鑑如畫的肖像(繪於 1319 年),今存韓國中央博物館。¹³ 明代最後一位朝鮮使臣金堉(1580-1658),¹⁴ 有中國畫家胡炳和孟永光為他畫肖像。金堉曾經於一六三六年、一六四六年和一六五〇年三度出使中國,¹⁵ 時值明清鼎革之際,意義非比尋常。在金堉的《朝京日記》裡有胡炳畫像的記錄,現存的三幅金堉畫像,一為朝服像(圖 2),推測為胡炳繪於一六三七年,上有朝鮮肅宗(1661-1720)御

¹⁰ 有關朝鮮時代肖像畫,可參看(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編,《(國立中央博物館韓國書畫遺物圖錄15輯)朝鮮時代肖像畫》(首爾:韓國博物館會,2007)。(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編,《초상화의 비밀(肖像畫的祕密)》(首爾:國立中央博物館,2011)。정은주(鄭恩主),《조선시대 사행기록화: 옛 그림으로 읽는 한중관계사 (朝鮮時代使行記錄畫:從古畫讀的韓中關係史)》(首爾:사회평론,2012)。

¹¹ 崔龍蘇,高麗末朝鮮初人,本貫江華,謚號齊貞。1394年以通好使(回禮使)出使日本九州, 遞交國書與今川了俊,並帶回 570 多被掳人。曾任商議中樞院事、江原道都觀察使,官至判漢 城府事。1413 年出使明朝。

¹²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承政院日記》(首爾:大韓民國文教部國史編纂委員會,1969,冊1055),英祖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頁54-55。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首爾:東國文化,1958),冊46,卷122,英祖五十年(乾隆三十九年,1774)五月十日,頁11(359)。

¹³ 盧宣妃,〈圖肖像以顯文治:陳鑑如《李齊賢像》及其製作〉,收入《2009臺大藝術史研究所學生研討會會議論文集》(臺北: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學生會,2009),頁199-225。

¹⁴ 金堉,字伯厚,號潛谷、晦靜堂,本貫清風,謚號文貞。朝鮮中期文臣及實學者。著有《潛谷 先生遺稿》、《類苑叢寶》、《松都志》等。

¹⁵ 金 堉 1636 年 任 冬 至 聖 節 千 秋 陳 賀 使 正 使。1646 年 任 謝 恩 兼 陳 奏 副 使。1650 年 任 陳 慰 兼 進 香 使 正 使。有 關 金 堉 出 使 中 國 的 歷 史 意 義 , 詳 多 金 英 淑 , 〈 明 末 의 中 國 社 會 와 朝 鮮 使 臣 의 外 交 活 動 —— 金 堉 의 『 朝 京 日 錄 』 과 『 朝 天 錄 』 의 분 석 을 증심으로 (明末的中國社會與朝鮮使臣的外交活動——以金堉的『朝京日錄』與『朝天錄』為中心分析)〉,《 問 정 사 연 구 (明清 史 研 究)》,31 輯 (2009.4),頁 67-107。孫衛國,〈朝鮮王朝最後一任朝天使——金堉使行研究〉,《域外漢籍研究集刊》,6 輯 (2010),頁 219-241。

題贊:

蒼顏鶴髮,望如仙風。嚴像伊誰,潛谷相公。大賢之後,傳家孝忠。正色 廊廟,盡瘁鞠躬。一心體國,神明可通。於乎先正,小子欽崇。

另一幅畫金堉頭戴臥龍冠,身著鶴氅,立於松樹下,又名〈松下閒遊圖〉(圖3)。 這種將人物繪於山水或樹石前的布置方式乃古來傳統,例如宋人的〈松下高士 圖〉,藉配景暗示畫中主人翁如松樹一般的高尚君子。〈松下閒遊圖〉鈐有「胡炳之 印」,並有朝鮮英祖(1694-1776)次韻前述肅宗御題胡炳畫金堉朝服像的贊詞:

綸巾鶴氅,倚立松風。是誰之像,潛谷金公。昔之股肱,為國丹忠。效古 人義,竭心鞠躬。大同謀書,可謂神通。吁嗟小子,百載欽崇。

朝鮮經歷一五九二年壬辰倭亂之後,民生凋敝,為增加朝廷財政收入,仁祖(1595-1649)規畫「大同法」。「大同法」按照土地面積,徵收賦稅米穀,金堉推動實行「大同法」有功,因此英祖讚譽他「大同謀畫,可謂神通」。此幅作於一六五〇年,金堉有〈題寫眞小軸〉詩自題:

獨立長松下,烏巾鶴氅翁。風塵多少恨,不與書相同。16

一六四五年,在盛京(瀋陽)的朝鮮昭顯世子(1612-1645)要回國,金堉做為輔養官前往瀋陽迎接,中國畫家孟永光也隨同到了朝鮮。孟永光在朝鮮停留了三年半,與仁祖、昭顯世子、鳳林大君(1619-1659,即後來朝鮮孝宗)等王族交往,也結識了文臣金尚憲(1570-1652)和宮廷畫員李澄。¹⁷在那段期間,孟永光畫金堉肖像,金堉有詩贈別孟永光:

神妙南京孟畫師,寫眞毫髮細無遺。東歸何敢忘君惠,吾面看時子面思。¹⁸ 今所見孟永光繪金堉像(圖4),右上角題「領議政潛谷金文貞公小真」,左邊則書:

¹⁶ 金堉,《潛谷先生遺稿》,卷2,頁25上,收入《韓國文集叢刊》(首爾:財團法人民族文化推進會,1996年),冊86,總頁37。

¹⁷ 安輝濬,〈來朝中國人畫家孟永光에 對하여(關於來朝中國人畫家孟永光)〉《全海宗博士華甲紀念史學論叢》(首爾:一潮閣,1979),頁677-698。

¹⁸ 金堉,《潛谷先生遺稿》,卷2,〈別寫眞孟永光〉,頁28下-29上,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 86,頁38-39。

雪鬢霞儀,外形內德。君子觀之,是無不識。右孟永光寫真讚

朝鮮燕行使對於中國畫家的畫作未必都全盤欣賞接受,金堉的孫子金錫胄(1634-1684)¹⁹ 於一六八三年出使中國,便對焦秉貞(生卒年不詳)畫的肖像提出自己的意見,和畫家商量畫法:

昨日所畫,旣已得其髣髴處,寫眞時,更以下所錄者,加減為之如何?此 像本是方面,今作長圓,蓋於眼下口上,比本面稍長一分,頤端著鬚處, 亦長一分,稍加減改爲宜。額本凸闊,眉本濃豎,口本廣厚,眸子亦不至 細小,視眄頗有燁如狀,此尤精神所注,而手法俱似欠到,幸須一一著 意,俾不至爲非其人也。昨坐房子,窓戶盡閉,雖不至幽暗,而亦與外廳 不同,自然少陽明之光,故摹寫之際,未免帶著晦色。此人生平未嘗有皺 眉憂愁之態,怒時亦罕,傍人所謂滿面春和云者,實指此而言也,此亦神 氣所注,並加著意如何。昨因屢次動筆,兩臉黑氣添多,此面本帶土色, 今不可作黯黲之色,此亦改之爲宜。髭鬚間白莖,亦似過多矣。此數條 外,亦須默運心匠,想記本面加減如何?犀帶一品則本不粧邊矣。20

焦秉貞為宮廷畫家,擅長結合中西技法,金錫胄的書信裡也強調畫像時室內的光線和畫面的明暗。現存的金錫胄畫像(圖5)作於一六八○年間,像主面色黝黑平板,不像焦秉貞的作品。

清廷對朝鮮使臣的燕京住處門禁和出入行動管理較為寬鬆之後,²¹ 燕行使與中國文人、畫家、商人等私下交往,進行學術、美術、書籍、藥品、貨物的溝通及買賣,展開了繁盛的文化與文物交流。通過翻譯官或使者個人請中國畫家畫肖像的例子屢見不鮮。例如一七一二年以子弟軍官的身份隨兄長金昌集(1648-1722)²²前往

¹⁹ 金錫胄,字斯百,號息庵(息菴),本貫清風,領議政金堉之孫,兵曹判書金佐明之子,謚號文忠,朝鮮後期之外戚及權臣,1683年以謝恩使赴清。著有《息庵先生遺稿》、《海東辭賦》。

²⁰ 金錫胄,《息庵先生遗稿》,卷8,〈與燕京畫史焦秉貞書在玉河館〉,頁12,收入《韓國文集叢刊》(首爾:財團法人民族文化推進會,1997),冊145,總頁237。

²¹ 樂凡,〈明朝對中朝朝貢的組織管理及其影響〉,《西南大學學報》,33 卷 5 期(2007.9),頁 46-52。劉晶,〈明代玉河館門禁及相關問題考述〉,《安徽史學》,2012 年 5 期,頁 21-28。祁慶富、金成南,〈清代北京的朝鮮使館〉,《清史研究》,3 期(2004.8),頁 107-114。左江,〈清代朝鮮燕行使團食宿考〉,《域外漢籍研究集刊》,3 輯(2007),頁 3-28。

²² 金昌集,字汝成,號夢窩,謚號忠獻,本貫安東,出身名門望族,儒學者金壽恒之長子。著有 《國朝自警編》、《夢窩集》、《五倫全備諺解》。

燕京的金昌業(1658-1721),²³ 便在其《老稼齋燕行日記》裡留下了記錄。²⁴

金昌業由翻譯官介紹四十歲的江南畫家羅延(號梅林)為其兄金昌集畫像,本身也深諳畫藝的金昌業,²⁵ 仔細觀察了羅延的畫法,評價畫家用筆嫻熟。羅延畫了金昌集的朝服正面像,金昌業認為畫得「彩色斷手,全不近似」。²⁶ 又請羅延畫了側面像,還是嫌不夠生動。於是譯官再介紹另一畫家王勛來作畫。王勛曾畫閱鎮遠(1644-1736,一七一二年二月謝恩副使)肖像,金昌業說他「年己六十四,眼昏手且戰,筆畫麤。價要天銀十六雨,而起草時,先索一雨矣。」²⁷ 兩位中國畫家的畫像都不能讓金昌業滿意,現存的金昌集畫像(圖6)繪於一七一九年,²⁸ 為朝鮮畫家所繪。

這些由職業畫家繪肖像畫的情形,到了十八世紀,隨著朝鮮使臣與中國人交往的方式較為自由,產生了紀念友誼的畫作,像主與畫者的關係也較為密切了,洪大容(1731-1783)²⁹和杭州人嚴誠(字力闇,號鐵橋,1733-1767)便是一例。

二、洪大容等人〈朝鮮六公小像〉

一七六五年洪大容也是以子弟軍官的身份,隨任書狀官的叔父洪檍(字幼直, 1722-1809)出使中國。³⁰與前人不同的是,洪大容著意與中國人交往,力求「會心人」,經由文字筆談彼此溝通,留下對往後燕行使如李德懋(1741-1793)、朴趾源(1737-1805)、朴齊家(1750-1805)具有示範作用的資料,被稱為「北學派」

²³ 金昌業,字大有,號稼齋、老稼齋,本貫安東,金壽恒之四子。善詩,雖中進士而隱居不任。 金昌業之曾祖父金尚憲、父親金壽恒都曾出使過中國,1712年金昌業隨兄出使,著有《老稼齋 燕行日記》。

²⁴ 裴英姬,《十八世紀初中朝文人物品交流及其中國觀感:以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為中心》(臺北: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頁 56-58。

²⁵ 傳世作品有〈秋江晚泊圖〉及朝鮮理學家宋時烈肖像畫。

²⁶ 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卷4,1月7日,收入《燕行錄全集》(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冊33),頁41。

²⁷ 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卷4,1月7日、1月21日,頁41-42、95。

²⁸ 為〈己亥耆社帖〉之一。

²⁹ 洪大容,字德保,號湛軒,朝鮮後期實學家、科學家,本貫京畿道南陽。洪大容幼學六藝之學,但視科舉為「虛學」,唯好自然科學。1765年洪大容在北京結交中國文人和西洋傳教士,對朝鮮實學具有開創性的影響。著有《湛軒書》、《乾淨衕筆談》等。

³⁰ 夫馬進著;伍躍譯,《朝鮮燕行使與朝鮮通信使:使節視野中的中國·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羅樂然,〈清代朝鮮人西洋觀的形成——以洪大容燕行為研究中心〉,《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10卷1期(2013.6),頁299-345。

的思想啟蒙者。31

洪大容在一七六六年抵達燕京,二月間結識進京參加進士科考試的杭州舉人:嚴誠、潘庭筠(字蘭公,號秋庫,1743-?)和陸飛(字起潛,號筱飲,1720-1786),三位皆能詩文書畫。洪大容和燕行使團的金在行(1719-?)與他們會面筆談,每次人數不一。如此將近一個月,前後共筆談了七次。未會面時,便以書信往來。這番異國友誼有幾種文獻存世:洪大容有《乾淨衕會友錄》、³²《古杭文獻》、³³《乾淨筆譚》、³⁴《乾淨衕筆談》,³⁵三書內容略有參差,³⁶還有《杭傳尺牘》,³⁷以及韓文書寫的《乙丙燕行錄》。³⁸洪大容又為金在行編輯他與三位中國友人交往的《中朝學士書翰》。³⁹另有相關諸人詩文書信的《燕杭詩牘》、⁴⁰《搢紳尺牘》⁴¹與本文議題相關的,是嚴誠遺稿,友人朱文藻(1735-1806)編的《日下題襟集》中的〈朝鮮六公小像〉。⁴²

- 31 金泰俊,《虚學から實學へ——十八世紀朝鮮知識人洪大容の北京旅行》(東京:東京大学出版 社,1988)。박향란,《연행록 소재 필담의 연구:홍대용、박지원 등을 중심으로 (燕行錄筆談 研究:以洪大容、朴趾源為中心)》(首爾:보고사,2013)。
- 32 編於洪大容歸國後,1766年7月。洪大容,《湛軒書外集》,卷1,〈杭傳尺牘〉,〈與潘秋庫庭筠書〉云:「以五月初二日歸鄉廬。以其十五日,諸公簡牘,俱粧完,共四帖,題之曰《古杭文獻》。以六月十五日而筆談及遭逢始末、往復書札,并錄成共三本,題之曰《乾淨衙會友錄》。」收入《韓國文集叢刊》(首爾:財團法人民族文化推進會,2001,冊248),總頁103。
- 33 同上註。
- 34 根據《乾淨術會友錄》改訂,1768年4月至1772年5月以前,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冊43。
- 35 1939 年洪大容五世孫洪榮善編入洪大容,《湛軒書外集》, 卷 2, 總頁 129-155。
- 36 有關《乾淨術會友錄》、《乾淨筆譚》及《乾淨術筆談》三書之關係及異同,詳參夫馬進著;張 要譯,〈朝鮮洪大容《乾淨術會友錄》及其流變——兼及崇實大學校基督教博物館藏本介紹〉, 《清史研究》,4期(2013.11),頁90-103。
- 37 洪大容,《湛軒書外集》,卷1至卷3,總頁103-174。廓健行,〈朝鮮洪大容《乾淨衕筆談》編輯過程與全書內容述析〉,收入洪大容,李德懋著;廓健行點校,《朝鮮人著作兩種:乾淨衕筆談清脾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373-400。
- 38 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 册 43, 總頁 245-500。
- 39 韓國高麗大學中央圖書館藏。千金梅、〈《中朝學士書翰》을 통해 본 金在行과 杭州 선비들의交流(通過《中朝學士書翰集》來看金在行與杭州學士的交流)〉,《東亞人文學》,輯14(2009.7),頁133-163。
- 40 藤塚鄰 1926 年望漢廬鈔校本,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燕杭詩牘〉、《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 http://nrs.harvard.edu/urn-3:FHCL:1386371 (檢索日期: 2014 年 2 月 14 日)。藤塚鄰,《日鮮清の文化交流》(東京:中文館書店,1947)。정민(鄭珉)、《18 세기 한중 지식인의 문예공화국:하버드 옌청도서관 에서 만난 후지쓰카 컬렉션(18世紀韓中知識人的文藝共和國: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見藤塚收藏)》(경기도파주시:문학동네,2014)。
- 41 韓國奎章閣藏。徐毅,〈洪大容과 청대 문인의 서신 교류 연구 (洪大容與清代文士來往書信考論),《한국학논집 (韓國學論集)》, 輯 46 (2012.3), 頁 289-324。
- 42 古人稱京師為「日下」。「題襟」意指詩文唱和抒懷,唐代溫庭筠、段成式、余知古作詩唱和, 有《漢上題襟集》。

洪大容離開燕京之後,嚴誠於是年落第,回到杭州。後來到福建當塾師,又因病返杭州,一七六七年十一月去世。嚴誠與朝鮮友人交遊的記錄和詩文,被朱文藻編為《小清涼室遺稿》,並附《日下題襟合集》。之後朱文藻又將嚴誠的作品、洪大容提供的資料,和親友的悼念文字,以《小清涼室遺稿》為底本,編為《鐵橋全集》五冊(序於 1770 年),⁴³ 其中第五冊即改名和改編的《日下題襟集》。改編的《日下題襟集》省略了《日下題襟合集》裡的〈朝鮮六公小像〉部分細節,⁴⁴ 本文根據一八五〇年羅以智抄錄原編本分析。⁴⁵

〈朝鮮六公小像〉畫的是李基聖、金在行、洪大容、李烜、禮曹判書金善行,以及書狀官洪檍。從《乾淨衕筆談》可知,洪大容和嚴誠等人的七次會面中,六次在中國友人住的乾淨衕(今甘井胡同)天陞店客棧,⁴⁶一次(二月初四)是嚴誠和潘庭筠到洪大容居住的客館,那時順便拜訪了正使李烜、副使金善行(金在行的族兄)、書狀官洪檍(洪大容的叔父)等人。在《乾淨衕筆談》最末,洪大容提到他在返程途中聽說中國友人為他們畫了像:

歸路聞僕人言,嘗往乾淨衕,其僕人輩出示一帖,帖中畫吾輩像皆酷肖, 作見可知其為誰某。渠問其故,則僕人輩答云:「兩老爺作此,為歸後睹 思之資」云。⁴⁷

「兩老爺」可能指的是嚴誠和潘庭筠。據朱文藻的序文,嚴誠是在返鄉之日畫了朝 鮮六公。總之,這六張白描人物肖像是嚴誠僅憑一次會面的印象摹畫的,雖然不能 判斷是否與本人相似,已經顯示他的記憶力和掌握力。

六位朝鮮人各自有不同的服飾和形貌,嚴誠在畫像右上方寫了他們的職銜和 名字。

安義節制使李聖基穿著稱為「具軍服」(子군복) 的戎裝站立,頭戴戰笠,拱

⁴³ 有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資料室藏本,詳參祁慶富,〈中韓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關於新發現的《鐵橋全集》〉、《浙江大學學報》,31卷1期(2001.1),頁77-82。

⁴⁴ 有韓國檀國大學退溪紀念中央圖書館藏本。

⁴⁵ 嚴誠,《日下題襟集》,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室藏。朴現圭,〈日下題襟集的編撰與版本〉,《國際漢學研究通訊》,4輯(2011),頁 268-284。祁慶富、權純姫,《《日下題襟合集》概說——關於燕行學者洪大容研究史料的新發現(之一)》,《第三屆韓國傳統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9)。

⁴⁶ 權純姬,〈乾淨衕與甘井胡同〉,《當代韓國》, 2000年1期, 頁 98-99。

⁴⁷ 洪大容,《湛軒書外集》,卷3,頁36上(173)。

手作揖。(圖7)

金在行也是著戎裝,頭戴戰笠,蓄鬚,身體左邊繫著藤策(등책),彷彿朝左前方昂首闊步。(圖8)

順義君李烜盤腿而坐,雙手置於雙膝,頭戴大笠,身著寬袖道袍,怡然微笑。(圖9)

禮曹判書金善行頭戴烏帽,身著寬袖道袍,右腿疊於左腿上,左腳脫鞋,側身 俯在炕上小几,執筆而書。潘庭筠認為他「恰似李太白畫像」。(圖 10)

書狀官執義洪檍的穿著和李烜一樣,也是盤腿坐著,雙手相拱,他垂首,大笠 遮住了半張臉,只見鼻頭和口。(圖 11)

洪大容寬袖道袍,頭戴方巾,拱手跪坐,顯得彬彬有禮。(圖 12)

這六幅朝鮮人的畫像,值得分析探討,以下便從衣冠制度和畫像的紀念意義等方面再加申論。

三、賭畫思人

在《乾淨衕筆談》裡,洪大容多次記載和中國友人談論衣冠制度。嚴誠等人 見異國人服飾,難免好奇。二月初三,眾人初次見面時,洪大容和金在行穿的是軍 服,他向嚴誠和潘庭筠解釋自己是武職。⁴⁸ 第二天,嚴、潘二人回訪時,洪大容穿 的是儒生便服,洪大容記云:

余時以方冠,著廣袖常衣。蘭公〔按:潘庭筠〕曰:「此即秀才常服耶?」 余曰:「然。」蘭公曰:「制度古雅。」余曰:「我們衣服皆是明朝遺制。」兩 生皆頷之。49

蘭公曰:「貴處朝服,皆紗帽團領乎?」余曰:「然。亦有上衣下裳,金冠 玉珮之制。」蘭公曰:「國王戴何冠?」余曰:「冕旒。亦有便服之冠。」力 闇〔按:嚴誠〕畫出冕旒及各冠制而問之曰:「如此制乎?」余曰:「然。」 余曰:「中國戲臺,專用古時衣帽,想已習見之也。」蘭公曰:「來此見場

⁴⁸ 洪大容,《湛軒書外集》,卷2,頁2下(129)。

⁴⁹ 洪大容,《湛軒書外集》, 卷 2, 頁 6 下 -7 上 (132)。

戲乎?」余曰:「見之。」蘭公曰:「場戲有何好處?」余曰:「雖是不經之戲,余則竊有取焉。」蘭公曰:「取何事?」余笑而不答。蘭公曰:「豈非復見漢官威儀耶?」即塗抹之。余笑而領之。50

清代人從演員的戲服以及未改明制的朝鮮燕行使服裝「復見漢官威儀」,在燕行記錄裡屢見不鮮。⁵¹ 潘庭筠隨寫隨抹,談笑間不忘謹慎,副使金善行則刻意問他有關衣冠制度和明代的事情,潘庭筠應對得官,畢竟明亡已過一百二十餘年:

潘生首尾執筆,朝廷官方,西湖故蹟,其他數千里外事,下筆成文,無有不會。語及衣冠及前朝事,副使故為迫問,多犯時諱,難於應酬;而不慌不忙,言言贊揚本朝,而間以戲笑,無半點虧漏;而言外之意自不可掩,則其事理當然。52

嚴誠畫朝鮮六公的初衷,應該是如潘庭筠所說的「天涯知己,愛慕無窮」,而 非執著於滿漢的政權與文化認同,這一點,在二月十七日,他與洪大容的筆談中可 以得見。洪大容感慨中國人忘本,不識前朝衣冠:

余曰:「國衣冠之變,已百餘年矣。今天下惟吾東方,略存舊制,而其入中國也,無識之輩莫不笑之。嗚呼!其忘本也!見帽帶則謂之類場戲;見頭髮則謂之類婦人;見大袖衣則謂之類和尚,豈不痛惜乎。」

嚴誠笑著承認,他詢問洪大容朝鮮服制的細節:

力闇笑曰:「類僧誠然。帽帶亦類僧耶?中國之僧,夏天多戴笠子。」仍畫笠形,如我們所戴戰笠,而曰:「或藤或草或糭。」又問余曰:「帽頂以何物為之?」余曰:「皆以銀。」力闇曰:「武官如此乎?」余曰:「然。」力闇曰:「不分品級之大小,皆一樣耶?」余曰:「然。國制惟以網巾貫子分品級耳。」力誾曰:「孔雀翎有分別耶?」余曰:「也一樣。」力誾指余服曰:「此私居便服耶?」余曰:「非也,此戎服也,戰陣之所着。而便服則

⁵⁰ 洪大容,《湛軒書外集》,卷2,頁7下-8上(132)。

⁵² 洪大容,《湛軒書外集》, 卷 2, 頁 8 上 (132)。

皆大袖,衣冠方巾及各樣古制耳。」力誾曰:「金兄平時亦戴方巾耶?」余曰:「與我一樣。」 盖兩生來館時,惟余着方巾,故有此問耳。53

嚴誠見過洪大容穿軍服和便裝,在〈朝鮮六公小像〉裡的洪大容穿的是便裝,即二月初四那天的衣著,他很寫實地呈現了洪大容那天的樣貌。《日下題襟集》裡〈朝鮮六公小像〉並有嚴誠的筆記,他對於朝鮮笠子印象深刻:

笠子制度精密,乃其俗,私居之冠屦極大,以革為之。武臣皆銳頂,綴以 金銀,而繫以孔雀翎。文臣則祗平其頂而已,有大禮則紗帽圓領,士人皆 方巾海青,悉沿舊制,而我朝一聽之。54

洪大容對朝鮮遵從衣冠舊制的文化優越感並未影響嚴誠,《乾淨衕筆談》裡,嚴誠的詳細詢問,未必是對前朝的眷戀,而是經由服飾了解異國文化和友人的日常生活。《日下題襟集》裡,嚴誠對「我朝」任憑朝鮮沿襲舊制也沒有批評。他觀察異國諸君,傳神寫照,是做為回憶的寄託。

嚴誠欲「睹畫思人」,洪大容也一樣。得知嚴誠去世,洪大容更渴望透過畫像緬懷友人。一七七四年,嚴誠之兄嚴果寄給洪大容《鐵橋遺照冊》。一七七八年,經由中國人孫有義和那年的燕行使李德懋,洪大容終於收到了《鐵橋遺照冊》,他致書孫有義云:

鐵橋遺像遺稿,慰此積年縈懷,欣幸曷喻。西湖三公才情學術,儘是超 詣。向來遭遇,亦屬奇緣。如弟者,特以異域殊俗,矜其愚昧,謬加提 獎,豈敢自詡以旗鼓相當耶。至若鐵橋之生死恩愛,無異天倫。55

《鐵橋遺照冊》裡的〈鐵橋外史小像〉(圖13),是一七七〇年奚岡(字蘿龕, 1746-1803)重摹另一位畫家畫的嚴誠像。畫裡的嚴誠沒有如《乾淨衕筆談》記載 的戴著眼鏡,他的面容清癯,薙髮留鬚,身著長袍,雙手藏於袖中,朝右合拱。嚴 果題跋說明此像之來源:

⁵³ 洪大容,《湛軒書外集》,卷2,頁46下(151)。

⁵⁴ 嚴格說來,笠子制度並非明朝舊制,而是朝鮮延續高麗時代(中國元朝)的部分服制,加上本民族的舊俗形成。有關元明服飾變革,可參張佳,〈重整冠裳:洪武時期的服飾改革〉,《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58期(2014.1),頁113-159。

⁵⁵ 洪大容,《湛軒書外集》,卷1,頁〈答孫蓉洲書〉,頁43上(124)。

嘗欲對鏡自寫照,蹉跎未及作。疾革之頃,家人招畫者,至圖衣冠坐像。 弟語之曰:吾平日豐腴,勿似此羸瘦。畫者隨手鉤一墨本,弟見而首領 之,畫成絕不類。此冊為友人奚君蘿龕重摹,即本之當時畫者傳。然友朋 之見鐵橋者見之,無不以為鐵橋在目前也。56

奚岡根據的是嚴誠穿著禮服的坐像墨本,原稿畫得並不像嚴誠,〈鐵橋外史小像〉卻能化腐朽為神奇,令觀者皆認可。

四、翁方綱周邊的朝鮮燕行使與文人雅集圖

洪大容與嚴誠等人的真摯交往與畫像留念,開啟了後來朝鮮燕行使與中國知識份子交流和紀念圖繪的先河。這些朝鮮燕行使,包括朴齊家、⁵⁷ 朴齊家的弟子金正喜(1786-1856)⁵⁸ 金正喜的友人申緯(1769-1847)⁵⁹ 金正喜的門人李尚迪(1804-1865)⁶⁰ 他們都直接或間接與清儒翁方綱(1733-1818)有關。⁶¹

(一) 朴齊家

朴齊家共出使中國四次(1778年,1790年兩次,1801年),朴齊家因翁方綱結識羅聘(1733-1799),題寫其〈鬼趣圖〉。詩云:

墨痕燈影雨迷離,鬼趣圖成一笑之。理到幽明無處說,聊將伎倆嚇纖兒。62

一七九〇年,羅聘贈朴齊家〈墨梅圖〉(圖14),並題:

⁵⁶ 俞弘濬,《阮堂評傳》(首爾:學古齋,2002,冊1),頁70-71。

⁵⁷ 朴齊家,字次修、修其、在先,號楚亭、貞蕤、葦杭道人,本貫密陽。朝鮮文人、實學家,著 有《北學議》、《貞蕤閣集》等。

⁵⁸ 金正喜,字元春,號秋史、阮堂,朝鮮後期實學家、經學家、書法家、金石學家。著有《阮堂 先生全集》。

⁵⁹ 申緯,字漢叟,號紫霞,本貫平山,幼時便有神童之稱。能詩善畫,詩學唐;畫尤善墨竹,號 為三絕。著有《警修堂全藁》。申緯的卒年一說 1845 年。

⁶⁰ 李尚迪,字惠吉,號藕船,朝鮮後期譯官,與清道光、咸豐年間文人多所交遊。著有《恩誦堂 集》。

⁶¹ 参看藤塚鄰著;藤塚明直編,《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嘉慶・道光學壇と李朝の金阮堂》(東京:國書刊行會,1975)。

⁶² 朴齊家,《貞蕤閣集·三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1),冊 261,〈题羅(兩)峯先生鬼趣圖卷〉,頁517。

一枝蘸墨奉清塵,花好何妨徹骨貧。想到薄冰殘雪候,定思林下水邊人。 次修檢書將歸朝鮮,作此小幅以當折柳之意。

羅聘又為朴齊家畫像及題詩(圖15):

相對三千里外人, 於逢佳士寫來真。愛君丰韻將何比,知是梅花化作身。 何事逢君便與親,忽聞別話我酸辛。從今淡漠看佳士,唯有離情最愴神。 既作墨梅奉贈,又復為之寫照,因作是二絕,以誌別云。乾隆五十五年八 月十八日揚州兩峯道人,時客京師琉璃廠之觀音閣。

在畫中,朴齊家頭戴笠子,博袖束帶,手執摺扇,他鬚髯濃密,雙目有神。和前述 嚴誠所繪〈朝鮮六公小像〉相較,羅聘的筆法純熟,表現更為專業。後來,〈墨梅 圖〉與〈朴齊家像〉合為《置之懷袖帖》。⁶³

(二)金正喜

一八〇九年十月,金正喜的父親金魯敬(1766-1840)為冬至兼謝恩副使,時年24歲的金正喜,以子弟軍官身份隨同前往燕京。一八一〇年正月廿九日,由翁方綱門人李林松(心庵)引見,前往北京保安寺街翁方綱的「石墨書樓」。金正喜與翁方綱結為忘年之交,他於經學、金石學和書法各方面都深受翁方綱影響,成為朝鮮一代大家。64一八一〇年二月一日,金正喜臨行前,阮元(字伯元,號芸臺,1764-1849)於燕京法源寺為金正喜設宴餞行,金正喜拿出素冊,請求作畫留念。在座的畫家朱鶴年(字野雲,1760-1834)遂繪雅集圖式的〈秋史餞別宴圖〉(圖16)。

〈秋史餞別宴圖〉的題記,詳細記載了當天聚會的人:

嘉慶庚午二月,朝鮮金秋史先生將歸,出素册索畫,怱怱不能多作,即景

⁶³ 천진링 (陳金陵) ·문정희 (文貞姬) ·〈羅聘의 회화와 조선 친구 (羅聘的繪畫與朝鮮友人)〉, 《美術史論壇》 2號(1995.12) ·頁 347-362 ·박현규(朴現圭) ·〈조선 朴齊家 · 柳得恭과 청 화가 羅 聘의 畫緣 (朝鲜朴齊家、柳得恭和清畫家羅聘的畫緣)〉,《한국학논집 (韓國學論集)》,輯 50 (2013.3),頁 69-96。

⁶⁴ 關於金正善及申緯與翁方綱和阮元的交往情形,詳參衣若芬,〈翁方綱藏蘇軾〈天際烏雲帖〉與十九世紀朝鮮「東坡熱」〉、《域外漢籍研究集刊》,11 輯(2015.10),頁 344-367。又參藤塚鄰著;藤塚明直編,《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嘉慶,道光學壇と李朝の金阮堂》(東京:國書刊行會,1975)。崔完秀,〈秋史墨緣記〉、《澗松文華》(首爾:韓國民族美術研究所,1995,冊83),頁49-79。

寫圖,以誌一時勝會。同集者:揚州阮芸臺、松江李心庵、 65 宜黃洪介亭、 66 南豐譚退齋、 67 番禺劉三山、 68 大興翁星原、 69 英山金近園、 70 綿州李墨莊、 71 揚州朱鶴年。

李林松作〈秋史餞別詩〉七首(圖17),最後一首為:

十年客京邸,編約日已多。東人尤好文,時枉長者車。南李金尹輩,歲歲郵筒過。惟恨別太遽,現相等剎那。溶溶鴨綠江,為衍相思波。君行更棖觸,馬首雄關遮。彊顏說再見,再見則已賒。為謝諸故人,狂態猶同科。君來已匝月,有詩不敢哦。不為詩思澁,哦恐近驪歌。72

金正喜作詩致謝:

我生九夷眞可鄙,多媳結交中原士。樓前紅日夢裏明,蘇齋門下辮香呈。 後五百年唯是日,閱千萬人見先生用聯語。芸臺宛是畫中觀余曾藏芸臺小照, 經籍之海金石府。土華不蝕貞觀銅,腰間小碑千年古。芸臺佩銅鑄貞觀 碑,化度始自螴蜳齋心庵號。攀覃緣阮並作梯,君是碧海掣鯨手。我有靈 心通點犀,埜雲墨妙天下聞。句竹圖曾海外見,况復古人如明月。却從先 生指端現野雲善摹古人真像多贈我。73

朱鶴年以俯瞰的視角,畫怪石古松圍繞的庭園屋舍裡,五人聚桌而坐,一裡僕人侍立於側。五人中,頭戴笠子、穿著朝鮮服裝的人,即為金正喜。金正喜右側舉杯致意的人,想必為主人阮元。依據〈秋史餞別宴圖〉題記,參加法源寺餞別宴的人,包括金正喜,應該有十位,畫裡除了屋內的五人,還有兩位著滿清服裝的官員,正相互揖讓,準備進入庭園。此即朱鶴年所云:「怱怱不能多作,即景寫圖」,描繪宴

⁶⁵ 李林松 (1770-1827), 字心庵。

⁶⁶ 洪占銓(1762-1812),字鳳賓,又字輔階,號介亭。

⁶⁷ 譚光祥 (1776-1823),字君農,又字蘭楣,號退齋。

⁶⁸ 劉華東 (1778-1841), 字子旭、三山, 號三柳居士。

⁶⁹ 翁方綱之子翁樹崑(字星原,1786-1815)。

⁷⁰ 金勇,後改名金力仁,字近園。清嘉慶十五年(1810)順天舉人。

⁷¹ 李鼎元 (1750-1805),字味堂,一字和叔,號墨莊。

⁷² 崔完秀,〈秋史墨緣記〉,頁69。

⁷³ 金正喜,《阮堂先生全集》,卷 9,財團法人民族文化推進會,《韓國文集叢刊》(首爾:財團法人民族文化推進會,2003),冊 301,〈我入京與諸公相交未曾以詩訂契臨歸不禁悵觸漫筆口號〉,頁 166。

集的動態,代替靜止的寫真;用七個人物,概括十位主客。庭園內,一株柳樹向圍 牆外垂下初發的新葉,象徵了折柳送別。

(三)申緯

一八一二年七月十八日,44歲的申緯以陳奏兼奏請使書狀官赴燕京。出發前金正喜作〈送紫霞入燕十首〉,暢談自己和翁方綱交遊的經歷。在燕京,申緯果真如金正喜建議,也去拜訪翁方綱。他帶去了收藏的董其昌(1555-1636)及朝鮮安平大君李瑢(1418-1453)的書法請翁方綱審定,翁方綱鑑為真蹟,並為之題跋。74畫家汪汝翰(字載青,生卒年不詳)為申緯繪〈紫霞小照〉(圖18)。

淡彩設色的〈紫霞小照〉,畫穿著朝鮮服飾的申緯,行走於桃花盛放的河邊土陂,一派瀟灑。畫面左上角,一泓蜿蜒的瀑布順山勢傾瀉而下,注入河流,顯得生氣盎然。〈紫霞小照〉和前述金堉的〈松下閒遊圖〉立意相近,都是以自然環境點綴襯托畫主的精神,不同的是,〈紫霞小照〉的構圖猶如明代陳洪綬(1599-1652)的木刻版畫〈屈子行吟圖〉(圖19),75人物都是面向畫左方,宛如楚辭〈漁父〉裡描寫的「行吟澤畔」,較為靈動活潑,富有文學韻味。

翁方綱、翁樹崑、金正喜皆為〈紫霞小照〉題寫,⁷⁶ 從翁方綱的落款得知,時 值孟冬,畫家並沒有按照真實的季節風景描繪,而是鋪陳想像的明媚春光,或許這 樣的安排,更能夠傳達對畫主的期許與祝福。

翁方綱題云:

淨慈禪偈答問邠,未得問邠自寫眞。袖裏青蒼雲海氣,篆香特爲補斯人。 君取坡公答周長官詩清風五百問,以顏其齋故云爾。

嘉慶壬申孟冬朔 方綱

此詩用了蘇軾寄周邠詩的典故,77 其中有一句「淨掃清風五百間」,被申緯引為

⁷⁴ 琴知雅,〈朝鮮申緯의『奏請行卷』研究——燕行과 翁方綱과의 文墨緣을 중심으로〉,《洌上古典研究》,輯21(2005),頁6-29。中譯文:琴知雅,〈朝鮮申緯的《奏請行卷》研究——以燕行和申緯與翁方綱的文墨緣為主〉,《韓國學論文集》,輯9(2001),頁70-78。

⁷⁵ 有關陳洪綬的〈屈子行吟圖〉研究,詳參衣若芬,〈〈九歌〉、〈湘君〉、〈湘夫人〉之圖象表現及 其歷史意義〉、《遊目聘懷:文學與美術的互文與再生》(臺北:里仁書局,2011),頁 1-48。

⁷⁶ 參見韓國民族美術研究所編,《澗松文華》,冊48,頁8圖版。

⁷⁷ 蘇軾,〈病中獨遊淨慈謁本長老周長官,以詩見寄,仍邀遊靈隱,因次韻答之〉:「臥聞禪老入南山,淨掃清風五百間。我與世疏宜獨往,君緣詩好不容攀。自知樂事年年減,難得高人日日閒。欲問雲公覓心地,要知何處是無還。」申緯,〈次韻篠齎夏日山居雜詠二十首〉:「臥聞禪老入南山,淨掃清風五百間。」申緯,《警修堂全藥》,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7,頁155。

自的齋名「清風五百間」,翁方綱為申緯題「清風五百間」和「警修堂」匾額。⁷⁸ 金正喜題〈紫霞小照〉云:

龍眠畫坡像,山谷曾拜之。且看蓬萊閣,香烟裊一絲。

秋史金正喜恭題於小蓬萊閣中。

「蓬萊閣」為翁方綱書齋,金正喜仿傚翁方綱,自稱書齋為「小蓬萊閣」。繼金正喜 拜翁方綱為師,申緯也成了翁方綱的海外傳人,延續蘇軾寄周邠詩的典故,申緯後 來自題〈紫霞小照〉云:

老坡禪偈答周邠,取作齋名寫作眞。問五百間幾第榻,清風淨掃置斯人。 我應是子瞻之邠,公與子瞻孰幻眞。是幻是眞方未定,清風無迹本無人。⁷⁹

(四) 李尚迪

譯官李尚迪一八二九年至一八六四年間曾經 12 次出使中國,他與中國文人交往密切,且多有繪畫贈答或描寫雅集盛況。例如儀克中(號墨農,1796-1837)於一八三一年贈李尚迪〈苔岑雅契圖〉。李尚迪與張曜孫(字仲遠,1808-1863)的交誼堪媲美洪大容與嚴誠等人的友情;⁸⁰ 作畫留念的數量更勝於朴齊家、金正喜和申緯。

金正喜與張曜孫之父親張琦、叔父張惠言(1761-1802)相識,李尚迪因金正喜之故,於一八三六年於燕京結識張曜孫。一八三七年,李尚迪與張曜孫等人聚會於張曜孫的姐夫吳贊(字偉卿,1785-1848)的「留客納涼之館」,有〈海客琴樽圖〉記之。⁸¹梅曾亮(1786-1856)有〈海客琴樽圖記〉。一八四五年,李尚迪和張曜孫等共18人再聚「留客納涼之館」,常州畫家吳儁(字冠英,生卒年不詳)

⁷⁸ 申緯,《警修堂全藁》,冊8,〈覃溪書清風五百間,警修堂二扁,雙鉤摹成,喜题四首〉,頁168。

⁷⁹ 申緯,《警修堂全藁》,冊1,〈次韻翁覃溪方綱題余小照汪載青畫〉,頁18。

⁸⁰ 張維,〈清道咸時期中朝文人交往方式探析——以李尚迪為中心〉,《延邊大學學報》,41 卷 3 期 (2008.6),頁 47-52。溫兆海,〈朝鮮詩人李尚迪與晚清詩人張曜孫交游行述〉,《東疆學刊》,30 卷 1 期 (2013.1),頁 19-25。孫衛國,〈清道咸時期中朝學人之交誼——以張曜孫與李尚迪之交往為中心〉,《南開學報》,2014 年 5 期,頁 95-113。

⁸¹ 李尚迪,《恩誦堂集》, 詩卷 7,〈張仲遠曜孫囑題比屋聯吟海客琴樽二圖〉, 頁 1, 收入《韓國文集叢刊》(首爾:財團法人民族文化推進會,2003), 册 312,總頁 195。

作〈海客琴樽第二圖〉。⁸² 同年張曜孫請吳儁寫真,曹楙堅(1786-1853)有〈題朝鮮李藕船尚迪小照〉詩,吳儁的畫作可見於李尚迪的《恩誦堂集》中,其子李用霖的摹本。一八四八年吳儁又作〈松筠雅集圖〉。這些雅集圖繪都有眾多題詠,蓋李尚迪諳漢語,能與中國文人流暢溝通而無須筆談,且出使頻繁,廣結善緣,圖像與文字交輝,成為特殊景致。可惜這些畫作目前只有文字記載,未詳是否存世,難窺其貌。

結語

本文宏觀地概括了十五至十九世紀朝鮮燕行使在中國繪製的圖像。在畫像的類型方面,包括褒揚燕行使的功績,具有「功臣圖」意涵的衣冠像大影,如崔龍蘇肖像;個人的便裝行樂圖,如金堉的〈松下閒遊圖〉;以及白描人物像,如嚴誠畫洪大容等六位使節團成員;還有文人雅集圖,如朱鶴年畫金正喜〈秋史餞別宴圖〉、吳儁畫李尚迪〈海客琴樽圖〉等。

繪製畫像的畫家,包括宮廷畫家,如焦秉貞。民間職業畫家,如胡炳、孟永 光、羅聘、朱鶴年。民間素人畫家,如嚴誠。這些畫家有的僅因工作職務而與朝鮮 燕行使接觸;有的則成為像主的朋友,彼此建立私人的交情。

從歷史發展觀察,十五到十七世紀,朝鮮燕行使是北京繪畫行業的消費者之一,除了少數榮獲帝王賞賜而被畫像,他們請中國畫家描繪,做為個人燕行的紀念。當時中國肖像畫的水平是否高於朝鮮,很難一概而論,在燕行記錄裡,也看到像主不滿意畫家的筆墨,或是與畫家商量表現形式的文字。

十八世紀洪大容的燕行,受惠於清廷對外國使節團人員出入管制逐漸寬鬆, 燕行使可以直接和一般中國人交往,經由筆談溝通,燕行不再是苦不堪言的任務, 而是踏出國門,走向世界的契機。嚴誠為朝鮮六公畫像,出於視對方為天涯知己的 情誼,真心誠意。他對朝鮮燕行使的衣冠好奇,仔細詢問和記錄,不受對方優越感 的左右,平和地看待和描繪前朝舊制的裝束。至此,畫像的公用功能被私人性質取 代,影響了後來朝鮮燕行使與中國知識份子展開更頻繁和密切的交流。

由於更多中國文人參與和朝鮮燕行使聚會,十九世紀以翁方綱或張曜孫為核心

⁸² 李尚迪,《恩誦堂集》,詩卷9,〈追題海客琴尊第二圖二十韻〉,頁3下,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册312,總頁200。

的繪畫活動轉向能容納較多人物的雅集圖,並且為題寫雅集圖而創作大量的詩文, 豐富了燕行文學。

過去請畫家為個人畫像的情形仍然存在,較特別的是,朝鮮燕行使也請西洋畫家為其寫真。《承政院日記》記載,成祖五年(1781)命金宇鎭(1754-?)和徐浩修(1736-1799)持其父親畫像上朝,成祖觀覽過後說:

「領府事畫像,聞是西洋國畫人所摹云,然乎?」字鎮曰:「臣父於使臣赴燕時,適逢西洋國畫人,模像而來矣。」上曰:「領相畫像,典形則稍似,而體樣太小。奉朝賀畫像,全未恰似矣。」⁸³

金宇鎮的父親金尚喆(1712-1791),曾於一七七一年燕行;徐浩修的父親徐命膺(1716-1787),則於一七六九年燕行。成祖認為西洋畫家畫的金尚喆像雖然稍微相似,可惜過小。至於徐命膺的畫像不知何人所繪,不夠肖似。

一八三二年出使中國的金景善(1788-?),在《燕轅直指》裡提到朝鮮燕行使參觀俄羅斯使館,那裡有位「赫老爺」長於寫照,於是正使徐耕輔(1771-?)、副使尹致謙(1772-?)皆請其寫照。⁸⁴

也是在北京俄羅斯使館,一八六三年的朝鮮燕行使被攝入相機,被英國傳教士William Lockhart(1811-1896)收集後於第二年帶回英國。一八九二年寄贈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今存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照片共六張,包括正使李宜翼(1794-?)的官服坐像(圖 20),是目前發現最早的韓國人照片。⁸⁵ 燕行使者的圖像,有了新的技術與形式。

「畫於燕京」,以及「攝於燕京」,朝鮮燕行使的留影充實了中韓美術交流史。 我們也注意到:相較於燕行使,反觀出使朝鮮的中國使臣,卻很少有被朝鮮畫家描繪的圖像。在中國的出使朝鮮圖像,較偏向如一七二五年阿克敦編纂的《奉使圖》 之類的作品,也就是相當於朝鮮的「燕行圖」記錄畫。這是否意味著中國使臣不像

^{83 《}承政院日記》,成祖五年(1781)八月二十八日。

⁸⁴ 金景善,《燕轅直指》,1832年12月26日,〈鄂羅斯館記〉,收入《燕行錄全集》,冊71,頁296。

⁸⁵ 詳參박주석(朴柱碩)、〈사진과의 첫 만남:1863년 연행사 이의익 일행의 사진발굴(與照片的第一次相會——發掘 1863年燕行使李宜翼一行的照片)〉、《한국사진학회지 AURA(韓國寫真協會會誌 AURA)》、18卷(2008.2)、頁 50-61。順帶一提,現存較早西洋畫家筆下的韓國人畫像為魯本斯(Peter Paul Rubens, 1577-1640)所繪"Man in Korean Costume"(現藏 J. Paul Getty Museum, Los Angeles),約作於 1617-1618年間,畫主的身份與畫作背景尚無定論。

朝鮮使臣那樣對紀念繪畫感興趣?是認為朝鮮畫家不如中國畫家嗎?或者,中國使臣更願意藉著文字自我表達,書寫個人的行旅經驗,流傳《皇華集》之類的著作?

這個問題無法驟下結論,不妨從人像畫的功能與應用繼續考察。筆者初步的想法是:朝鮮的人像畫往往有祭祀禮儀和學統門派做後盾,與其說視覺觀賞的審美價值,更強調畫像在社會群體的典型意義。洪大容等燕行使念茲在茲的衣冠制度被實錄於畫像上,代表某種「正統」的延續;而且滿清入關之後,漢人的禮儀有些簡化和變通。同樣為「睹畫思人」,中國人物畫像的抒情性格比韓國明顯;韓國人物畫的禮制規定 86 則比中國嚴謹,個中的藝術思維值得再加探索。

[後記]本文之初稿曾經以〈異國留影:朝鮮燕行使圖像概說〉為題,宣讀於「燕行使進紫禁城」國際學術研討會(北京:故宮博物院,二○一四年六月二十八至二十九日)。主辦單位允許會後個別發表,筆者遂大幅修訂原稿,易為今題。感謝匿名審查教授惠賜高見,使得拙文得以完善。

⁸⁶ 例如前述金錫胄告訴焦秉貞「犀帶一品則本不粧邊」,對於朝服腰帶的形製有所講究。申緯也提過中國畫家為他畫像的衣著只是大要,不符合實情。明清的民間祖先像往往為畫主穿上朝服,即使畫主並未任官職,嚴誠生前的最後一張畫像,畫的便是著朝服,其實他沒有正式官職。有關明清肖像畫,可參呂莉莉、禤廣瑜編,《像應神全:明清人物肖像畫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澳門藝術博物館,2011)。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申緯、《警修堂全藁》、收入《韓國文集叢刊》、首爾:財團法人民族文化推進會,2003,冊 291。

朴齊家,《貞蕤閣集‧三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 261。

李尚迪,《恩誦堂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312。

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冊43。

金正喜,《阮堂先生全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301。

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收入《燕行錄全集》,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冊33。

金堉,《潛谷先生潰稿》,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86。

金景善,《燕轅直指》,收入《燕行錄全集》,冊71。

金錫胄,《息庵先生遺稿》,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 145。

俞弘濬,《阮堂評傳》,首爾:學古齋,2002,冊1。

洪大容,《湛軒書外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248。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承政院日記》,首爾:大韓民國文教部國史編纂委員會,1969,冊 1055。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首爾:東國文化,1958,冊46。

嚴誠,《日下題襟集》,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室藏,1850年羅以智抄錄原編本。

二、近代論著

夫馬進;伍躍譯,《朝鮮燕行使與朝鮮通信使:使節視野中的中國·日本》,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2010。

夫馬進;張雯譯,〈朝鮮洪大容《乾凈衕會友錄》及其流變——兼及崇實大學校基督教博物館藏本介紹〉,《清史研究》,4期,2013年11月,頁90-103。

文鳳盲,〈揚州八怿書風對朝鮮末期書增的影響〉,《美術與設計》,2003年3期,頁10-16。

左江,〈清代朝鮮燕行使團食宿考〉,《域外漢籍研究集刊》,2007年3輯,頁3-28。

朴現圭,〈日下題襟集的編撰與版本〉,《國際漢學研究通訊》,4輯,2011年,頁268-284。

朴現圭,〈朝鮮使臣與北京琉璃廠〉,《文獻》,1期,2003年1月,頁269-285。

衣若芬,〈〈九歌〉、〈湘君〉、〈湘夫人〉之圖象表現及其歷史意義〉,《遊目騁懷:文學與美術的互文與再生》,臺北:里仁書局,2011,頁1-48。

衣若芬,〈翁方綱藏蘇軾〈天際烏雲帖〉與十九世紀朝鮮「東坡熱」〉,《域外漢籍研究集刊》,2015年11輯,頁344-367。

- 衣若芬,〈乾隆千叟宴朝鮮使節團活動及其歷史意義〉,北京:故宮博物院成立九十周年暨普 天同慶——清代萬壽盛典展學術研討會,2015年10月10-11日。
- 呂莉莉、禤廣瑜編,《像應神全:明清人物肖像畫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澳門藝術博物館,2011。
- 祁慶富、〈中韓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關於新發現的《鐵橋全集》〉、《浙江大學學報》、31 卷1期、2001年1月、頁77-82。
- 祁慶富、金成南,〈清代北京的朝鮮使館〉,《清史研究》,3期,2004年8月,頁107-114。
- 祁慶富、權純姬,〈《日下題襟合集》概說——關於燕行學者洪大容研究史料的新發現(之一)〉,《第三屆韓國傳統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 1999。
- 畏冬,〈《皇清職貢圖》創製始末〉,《紫禁城》,1992年10月,頁8-12
- 畏冬,〈乾隆時期《皇清職貢圖》的增補〉,《紫禁城》,1992年12月,頁22-24。
- 畏冬,〈嘉慶時期《皇清職貢圖》的再次增補〉,《紫禁城》,1993年3月,頁44-46。
- 胡光華、李書琴,〈清代中國與朝鮮繪畫交流蠡論〉,《美術觀察》,2005年1期,頁86-88。
- 孫衛國,〈清道咸時期中朝學人之交誼——以張曜孫與李尚迪之交往為中心〉,《南開學報》, 2014年5期,頁95-113。
- 孫衛國、〈朝鮮王朝最後一任朝天使——金堉使行研究〉、《域外漢籍研究集刊》、6輯、2010 年,頁219-241。
- 徐東日,《朝鮮朝使臣眼中的中國形象:以《燕行錄》、《朝天錄》為中心》,北京:中華書局,2010。
- 張佳,〈重整冠裳:洪武時期的服飾改革〉,《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58期,2014年1月, 頁113-159。
- 張維,〈清道咸時期中朝文人交往方式探析——以李尚迪為中心〉,《延邊大學學報》,41卷3期,2008年6月,頁47-52。
- 莊吉發,《謝遂《職貢圖》滿文圖說校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9。
- 琴知雅,〈朝鮮申緯的《奏請行卷》研究——以燕行和申緯與翁方綱的文墨緣為主〉,《韓國學論文集》,輯9,2001年,頁70-78。
- 黃美子、禹尚烈,〈朝鮮燕行使與中國琉璃廠〉,《東疆學刊》,21卷2期,2004年4月,頁 10-13。
- 廉松心,〈十八世紀中朝文化交流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博士論文,2004。
- 楊雨蕾,《燕行與中朝文化關係》,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
- 溫兆海、〈朝鮮詩人李尚迪與晚清詩人張曜孫交游行述〉、《東疆學刊》、30卷1期、2013年1月、頁19-25。

- 葛兆光,〈大明衣冠今何在〉,《史學月刊》,2005年10期,頁41-48。
- 葛兆光,〈不意於胡京復見漢威儀——清代道光年間朝鮮使者對北京演戲的觀察與想像〉, 《北京大學學報》,47卷1期,2010年1月,頁84-92。
- 裴英姬,〈十八世紀初中朝文人物品交流及其中國觀感:以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為中心〉,臺北: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 劉晶,〈明代玉河館門禁及相關問題考述〉,《安徽史學》, 2012年5期,頁21-28。
- 盧宣妃,〈圖肖像以顯文治:陳鑑如《李齊賢像》及其製作〉,收入《2009臺大藝術史研究所學生研討會會議論文集》,臺北: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學生會,2009,頁199-225。
- 賴毓芝,〈圖像帝國:乾隆朝《職貢圖》的製作與帝都呈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5期,2012年3月,頁1-76。
- 鄺健行,〈朝鮮洪大容《乾淨衕筆談》編輯過程與全書內容述析〉,收入洪大容、李德懋著; 鄺健行點校,《朝鮮人著作兩種:乾淨衕筆談·清脾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頁 373-400。
- 羅樂然,〈清代朝鮮人西洋觀的形成——以洪大容燕行為研究中心〉,《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10卷1期,2013年6月,頁299-345。
- 權純姫,〈乾淨衕與甘井胡同〉,《當代韓國》,2000年1期,頁98-99。
- 欒凡,〈明朝對中朝朝貢的組織管理及其影響〉,《西南大學學報》,33卷5期,2007年9月,頁46-52。
- 大阪歴史博物館編,《朝鮮通信使と民畫屛風:辛基秀コレクションの世界》,大阪:大阪歴 史博物館,2001。
- 吉田宏志・〈朝鮮通信使の繪畫〉・收入映像文化協會編・《江戸時代の朝鮮通信使》・東京: 毎日新聞社・1979。
- 李元植、《朝鮮通信使の研究》、京都: 思文閣、1997。
- 松尾尊兌、〈池大雅と朝鮮通信使〉、《美學》、59期、2008年6月、頁57-70。
- 金泰俊・《虚學から實學へ——十八世紀朝鮮知識人洪大容の北京旅行》,東京:東京大学出版社,1988。
- 洪善杓等編,《朝鮮王朝の繪畫と日本:宗達、大雅、若冲も學んだ隣國の美》,大阪:読売 新聞大阪本社,2008。
- 藤塚鄰、《日鮮清の文化交流》、東京:中文館書店、1947。
- 藤塚鄰著;藤塚明直編・《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嘉慶・道光學壇と李朝の金阮堂》・東京: 國書刊行會・1975。
- 千金梅、〈《中朝學士書翰》 을 통해 본 金在行과 杭州 선비들의 交流 (通過《中朝學士書翰 集》來看金在行與杭州學士的交流)〉、《東亞人文學》、14輯、2009年7月、頁133-163。

- 安輝濬、〈來朝 中國人畫家 孟永光에 對하여 (關於來朝中國人畫家孟永光)〉、《全海宗博士華甲紀念史學論叢》,首爾:一潮閣,1979,頁 677-698。
- 林基中,《燕行錄研究》,首爾: 일지사,2006。
- 金英淑、(明末의 中國社會와 朝鮮使臣의 外交活動——金堉의『朝京日錄』과『朝天錄』의 분석을 중심으로 (明末的中國社會與朝鮮使臣的外交活動——以金堉的『朝京日錄』與『朝天錄』為中心分析)〉、《명청사연구(明清史研究)》 31 巻 2009 年 4 月,頁 67-107。
- 首爾歷史博物館編,《탑골에서 부는 바람 (Voice from Tapgol)》,首爾:首爾歷史博物館, 2015。
- 徐毅,〈洪大容과 청대 문인의 서신 교류 연구(洪大容與淸代文士來往書信考論)〉, 《한국학논집(韓國學論集)》,46輯,2012年3月,頁289-324。
- 國立中央博物館編,《國立中央博物館韓國書畫遺物圖錄第15輯:朝鮮時代肖像畫》,首爾:韓國博物館會,2007。
- 國立中央博物館編 パテオ 사행을 다녀온 화가들 (中國使行歸來的畫家們)》 首爾:國立中央博物館,2011。
- 國立中央博物館編,《초상화의 비밀(肖像畫的祕密)》, 首爾:國立中央博物館, 2011。
- 崔完秀,〈秋史墨緣記〉,《澗松文華》,首爾:韓國民族美術研究所,1995,冊83,頁49-79。
- 琴知雅,〈朝鮮申緯의『奏請行卷』研究——燕行과 翁方綱의과 文墨緣을 중심으로〉,《洌上古典研究》,輯 21,2005 年,頁 6-29。
- 韓國民族美術研究所編,《澗松文華》,首爾:韓國民族美術研究所,1995,冊 48。
- 韓國美術史學會編 ·《조선 후반기 미술의 대외 교섭 (朝鮮後半期美術與對外交涉)》,首爾: 예경,2007。
- 신익철,《연행사와 북경천주당 (燕行使與北京天主堂)》,首爾:보고사,2013。
- 정은주(鄭恩主),〈赴京使行에서 제작된 朝鮮使臣의肖像(在赴京使行時製作的朝鮮使臣的肖像)〉,《명청사연구(明清史研究)》, 33 輯, 2010 年 4 月, 頁 1-40。
- 정은주 (鄭恩主),《조선시대 사행기록화: 옛 그림으로 사회평론 읽는 한중관계사 (朝鮮時代使行記錄畫:從古畫讀的韓中關係史)》,首爾:사회평론,2012。
- 정민(鄭珉),《18 세기 한중 지식인의 문예공화국: 하버드 옌칭도서관 에서 만난후지쓰카 컬렉션(18 世紀韓中知識人的文藝共和國: 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見藤塚收藏)》, 경기도파주시: 문학동네, 2014。
- ・客付五(洪善村)、〈朝鮮後期通信使隨行畵員의繪畵活動〉、《美術史論壇》、6號、1998 年3月、頁187-204。
- 천진링(陳金陵)、문정희(文貞姬)、〈羅聘의 회화와 조선 친구(羅聘的繪畫與朝鮮友人)〉、 《美術史論壇》、2號、1995年12月、頁347-362。

- 실학박물관(實學博物館)編,《燕行의 문화사(燕行的文化史)》,首爾:景仁文化社,2012。 실학박물관(實學博物館)編,《실학박물관(實學博物館)》,首爾: 통천분화사,2010。
- 박주석 (朴柱碩), 〈사진과의 첫 만남: 1863 년 연행사 이의익 일행의 사진 발굴 (與照片的第一次相會——發掘 1863 年燕行使李宜翼一行的照片)〉, 《한국사진학회지 AURA (韓國寫真協會會誌 AURA)》, 18 卷, 2008 年 2 月, 頁 50-61。
- 박향란,《연행록 소재 필담의 연구:홍대용 박지원 등을 중심으로 (燕行錄筆談研究:以洪 大容、朴趾源為中心)》,首爾:보고사,2013。
- 박현규 (朴現圭) · 〈조선 朴齊家 · 柳得恭과 청화가 羅聘의 畵緣 (朝鲜朴齊家 · 柳得恭和清 畫家羅聘的畫緣)〉 · 《한국학논집 (韓國學論集)》 · 輯 50 · 2013 年 3 月 · 頁 69-96 。
- Hostetler, Laura. Introduction to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 Jungmann, Burglind. *Painters as Envoys: Korean Inspira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Japanese Nang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 Popova, Irina. "Depictions of Tributaries of the August Qing 皇清職貢圖 and Hyacinth Bichurin's First Album," 收入東方學研究論集刊行會編,《高田時雄教授退職記念:東方學研究論集(*East Asian Studies: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the Retirement of Professor TakataTokio*)》,京都:臨川書店,2014,頁 401-415。
- 〈燕杭詩牘〉、《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http://nrs.harvard.edu/urn-3:FHCL:1386371,檢索日期: 2014年2月14日。

The Person in the Painting: Commemorative Portraits of Korean Emissaries to Beijing from the 15th to 19th Centuries

I, Lo-fen
Division of Chinese,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Abstract

Concerning paintings generated by Korean tribute missions to Beijing, most deal with landscape travel illustrations produced by artists or literati painters who were part of the group, including Gang Se-hwang's (1713-1791) "Saro Samgicheop" and "Yeongdae Giwancheop." They also include depictions of urban customs in the capital of Yanjing (Beijing), such as "Taepyeong seongsi do" by an anonymous painter.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another form of painting associated with missions to Beijing that has relatively unexplored: portraits of officials.

Portraiture of Korean emissaries to Beijing includes formal portraits in court attire, illustrations of amusements in informal attire, small portraits in baimiao outlines, and the depictions of literary gatherings. The persons responsible for their production include court painters, professional artists, and amateur painter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production and contents of paintings of Korean emissaries to Beijing to underst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Sino-Korean art exchange.

The study reveals that in "pictures of meritorious officials" serving as emissaries from Korea in the early fifteenth century to small portraits in baimiao outlines to commemorate friendship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ortraiture of Korean emissaries to Beijing reveals a trajectory of change from officials to private individuals. The private nature of emissaries to Beijing and the increasingly common exchange with Chinese literati spurred the development of elegant gatherings among Chinese and Korean literati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elping to form a network of mutual cultural and scholarly exchange.

Keywords: Korea, emissaries to Beijing, portrait painting, cultural exchange, Hong Daeyong

(Translated by Donald E. Brix)



圖1 崔龍蘇像 韓國鳳山影堂藏



圖 2 胡炳 金堉像 1637年 韓國 實學博物館藏



圖 3 胡炳 金堉像 1650年 韓國 實學博物館藏



圖 4 孟永光 金堉像 韓國實學博物館藏



圖 5 金錫胄像 1680年間 韓國實學博物 館藏



圖 6 金昌集像 1719年 韓國中央博物館藏



圖 7 嚴誠 李聖基像 1766年 《日下題襟集》 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室藏 1850年羅以智 抄錄原編本



圖 8 嚴誠 金在行像 1766 年 《日下題襟集》 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室藏 1850 年 羅以智抄錄原編本



圖 9 嚴誠 李烜像 1766 年 《日下題襟集》 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室藏 1850 年羅以智 抄錄原編本



圖 10 嚴誠 金善行像 1766年 《日下題襟集》 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室藏 1850年羅以智 抄錄原編本



圖 11 嚴誠 洪檍像 1766年 《日下題襟集》 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室藏 1850年羅以智 抄錄原編本



圖 12 嚴誠 洪大容像 1766年 《日下題襟集》 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室藏 1850年羅以智 抄錄原編本



圖 13 奚岡 鐵橋外史小像 1770 年 韓國果川市秋史博 物館藏 衣若芬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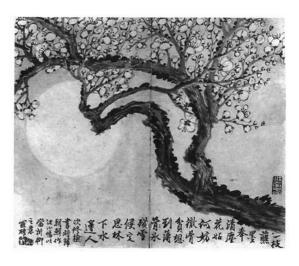


圖 14 羅聘 墨梅圖 1790 年 韓國果川市秋史博 物館藏



圖 15 羅聘 朴齊家像 1790 年 韓國果川市秋史博物 館藏



圖 16 朱鶴年 繪金正喜〈秋史餞別宴圖〉 1810 年 私人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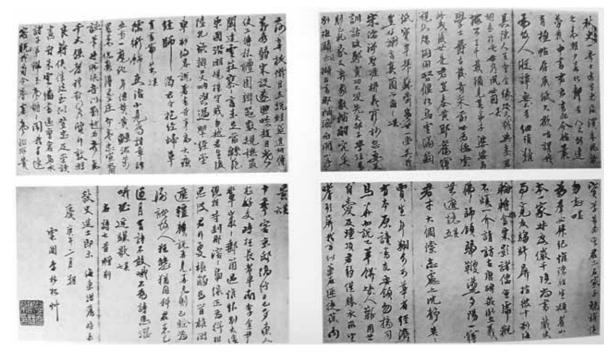


圖 17 李林松 秋史餞別詩 1810年 私人收藏



圖 18 汪汝翰 紫霞小照 (申緯像) 1812 年 韓國澗松美術館藏



圖 19 陳洪緩 屈子行吟圖 黄建中 (1611-?)刻 初刊於 1638年



圖 20 一八六三年燕行正使李宜翼(1794-?)照片 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藏